

曾经设想过，但是一直不敢去涉足，因为我一直对科幻有敬畏之心的。在我看来，总得是理科大牛、数学大牛才能写科幻小说。

有人告诉我，说他看到一篇神作，这个神作是里面的注释比他的正文还多，经常一篇一章，里面全都是各种公式，然后我说那我去看看，结果看了之后果然惊为天人。那就是天瑞说符的小说。

问：我们之前认为文学是一个挺感性的创作过程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像科幻小说有很多很精密很理性的成分，所以其实写科幻是需要既文艺又理性的，是这样的吗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毕竟是文艺作品的底色，科幻小说的核心一定是人性，一定是对人性的理解。其实很多科幻作品我们最后看到的都不是它的那些冰冷冷的数据，或者一些奇思妙想的科技的发展，其实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对于人性的理解。像阿瑟·克拉克的作品、阿西莫夫的作品，包括天瑞的作品我们都能看得到，最终我们能记下的不是那些数学公式，因为确实我也记不下来那些物理方面的知识，而真正能够记下的还是小说里的人物，还是这些人物在某一个时刻做出来的令人感动的瞬间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科幻小说作家，他要比其他作家都要更全面，他必须是文理兼修。

问：严老师，在您的这么多的研究领域当中，其实科幻是很重要的一块领域。这是不是也跟您小时候的兴趣爱好有关系？

严锋：我喜欢科幻小说开始于我上中学一年级的時候。那也是中国科幻的苏醒期。正好当时国家提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口号，科学



天瑞说符

阅文集团作家，九江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科幻“银河奖”获得者
代表作：《死在火星上》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《保卫南山公园》等



严锋

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科学杂志《新发现》荣誉主编
代表作：《跨媒体的诗学》《瘾的世纪》《时间的滋味》等



马伯庸

中国当代作家、编剧，曾获人民文学奖茅盾新人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
代表作：《长安的荔枝》《草原动物园》《风起陇西》等



的春天来了。那时候，文学也在苏醒，科学也在苏醒。我从小就爱科学，但我也爱文学，所以就顺理成章地爱上了科幻文学。

你看前段时间什么《流浪地球》《三体》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，我觉得只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的文学和电影才受到过像这样大的关注度。那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人，也是经历过那些文学和影视的沉沉浮浮的历程的，我就特别有感触。

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火？

那就是它一定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们，或者说他切中了时代的脉搏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

我觉得这跟传统文学其实也有关系。我们一般认为文学要么就是非常现实的，要么就是非常浪漫的超现实的。比如说《西游记》，它其实代表了我们的一种渴望：我要有72变这种神奇的魔法能力，或者我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，但我们看的时候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魔幻的，超现实的。

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非常有非常现实